古本大學輯解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本大學輯解

楊亶驊述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古本大學輯解

古本大學輯解序

自今本大學列於四子書而孔門相傳之原本不著於世久矣帖括家非傍朱子門戶無以博科第訓詁家如大全摘要等書汗牛充棟非襲朱說將視爲覆瓿物無以傳世而貌榮名朱子章句誠多精詣而一家之言豈盡合聖賢之指況改二千五百餘年之成書斷以己見理雖可通說究無據且前此有二程子改本後此有王氏柏、蔡氏淸、高氏攀龍、葛氏寅亮、季氏本、豐氏坊改本紛紛異說何去何從不獨禮家聚訟矣漢註雖疏而原本非僞閒以語人未免少見多怪故世所傳大學本皆朱門之書非孔門原書也伏讀欽定禮記義疏特存古本以朱子章句與鄭孔同列分注四庫全書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今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前明王文成公著大學或問發明古本義指精當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一語提綱挈領得賢聖嫡傳格物之義訓物爲事訓格爲正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靜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一書概以遏欲相警切而猶未正言格物之爲去欲也至國朝錢塘毛氏先舒格物說出而格致之義始定定與鹿太常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說約近指兩書於大學義蘊闡發精透而章次仍襲今本安溪李氏光地著古本說少所發明以知止節爲立志存心端本之事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抒其獨見實非確解惟近世任邱邊氏廷英古本大學說以中庸

自明誠之義爲說。求之全書。無不脗合。解正脩章。尤足破諸說之誣。鄉先輩王氏定柱著大學臆古。義理該貫。間見層出。今輯此書。據邊氏王氏之說。而以說約近指精義實之。格物從毛氏訓。全書大旨則專宗陽明。間以管見疏明。俾學者因此覩孔門之書。學孔門之學。而訾餘姚爲近禪者。破除夙見。庶不至株守一家之說而失於支離也夫。同治四年閏五月中澣之末。晉州楊亶驊謹識。

首錄戴記大學本。遵御書。存眞本也。節錄漢鄭氏註、唐孔穎達疏。存原解也。原解之誤者。後儒可更。是者不必更。更則益其誤也。次以陽明先生大學古本序及大學或問。存眞解也。程朱之解在前。豈無得其解者乎。何以不錄。夫人而誦之矣。陽明之解。世人動以近禪譏之。而未見其解。不識其是禪非禪也。耳食者吠聲。假使前人以學庸論孟爲禪。當必相與禪之。全錄之俾學者熟玩之。而後知譏陽明爲近禪者。泥於程朱者之誤也。次以毛稚黃格物說。表特解也。次以大學淵流辨。使人知今本爲改本。非原本。卽非眞本也。附親民親字、身有所忿懥身字之解。使人知古文字未嘗誤。改本以爲誤而擅易之。適以爲誤也。次以古本纂詁。使人知有眞本。自有眞解。陽明尙矣。鹿伯順、孫夏峰、諸君子。讀書必求諸心。不爲帖括所囿。皆得其解也。終以古本大學解。予學疎識淺。非敢謂解無不是也。後有解大學者。聊備一解。以索解人。亶驊又識。

古本大學輯解卷上

清　晉州楊亶驊述

禮記大學第四十二

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孔氏穎達曰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　心定無欲故能靜　靜故性情安和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孔氏穎達曰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　總包萬慮謂之心爲情所意念謂之意

致知在格物

鄭氏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

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鄭氏康成曰壹是專行是也

孔氏穎達曰天下平則上明明德於天下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爲本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鄭氏康成曰謙讀爲慊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愼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鄭氏康成曰恂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　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詩箋云還爲恂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　初習謂

之學。重習謂之脩。亦互而相通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氏康成曰。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又有樂利以及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利益其人之所利。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鄭氏康成曰。顧念也。諟猶正也。諟或爲題。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鄭氏康成曰。極。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又云此記斷章。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孔氏穎達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此謂知本。

鄭氏康成曰。本謂誠其意。

孔氏穎達曰。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言因怒而違於正也。心之不正。身亦不修。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敖、五報反。）

鄭氏康成曰之適也辟音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

孔氏穎達曰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　若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　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辟人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孔氏穎達曰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　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諸於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氏穎達曰。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　詩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此記之意。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倍或作偝。音佩。偝棄也。佩本亦作倍。矩或作巨。

鄭氏康成曰。絜猶結也。絜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脩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備舉。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鄭氏康成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節。前切。反又如字。辟與僻同。匹亦反。僇與戮同。力竹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鄭氏康成曰。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

孔氏穎達曰。德能致財。財由德有。外疏也。內親也。君若疏德而親財。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則民亦悖逆君上而入。謂拒違君命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鄭氏康成曰。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亦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休休。寬容貌。何休註公羊云。美大之貌。實按書本文作是。大學今本作寔。詩大雅。實堉實壑。註實當作寔。是也。正韻寔與實通。韻會以通爲誤。

孔氏穎達曰。實是也。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之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利益哉。媢妒也。尚書作冒。謂覆蔽也。非惟不能保我子孫。衆人亦曰殆危哉。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于萬反。

鄭氏康成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康成曰。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案書傳。士飾車駢馬。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故知士初試爲大夫。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王陽明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王陽明大學或問

或曰。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

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人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不能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

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薄厚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愼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爲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已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已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規矩之於方員尺度之於長短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員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旣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

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事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脩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脩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脩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脩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心有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

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脩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有之

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云。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蓋其工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按先生晚年於初學及門。必令以大學或問一卷。開導接引。錢緒山亦以先生平居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示人。

毛稚黃格物說

大學格物。朱紫陽熹、以爲窮至事物之理。而司馬溫公光、王新建伯守仁、皆主格去物欲之意立言。余昔遵朱氏已久。心雖疑之。未敢遽從其說。甲午歲。嘗作儒者內外合一之學論一篇。仍主朱說。近乃反覆參

究二義。久之亦復微有體驗。乃信格去物欲之解。眞確乎不易之定論也。因更推廣二君子之旨。而著爲格物說。曰。人禽狂聖之攸分。理欲而已。欲盡則還于理。故古人於大學功夫。必先教人格去物欲。聖經所謂格物是也。今人但能去物欲。則此中自然虛明。則致知也。人之意不誠而心不正者。只爲多欲而中昏耳。欲去而中且虛明。則意自誠心自正矣。功夫一貫而來。簡易直捷。若作窮致事物之理。反繁難而委曲矣。蓋人之知有二。一曰良知。一曰聞見之知。聞見之知。必假於外者也。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良知則稟之自天。不假於外。卽孟子所謂孩提之童。不慮而知者也。人人皆具。逮漸長而爲欲沒。故須去欲以致此良知。理必然也。且從明明德於天下。遞引以至格物而止。皆從外漸著於內者也。若作窮致事物之理。是反分功于外矣。豈大學入手之初。反欲分功於外者乎。格物欲者定靜之士。窮物理者閎博之儒。閎覽聖人亦不盡廢。若要諸明明德。則將求之定靜者乎。抑將求之閎博者乎。且格物欲者。中人以下皆可自勉。若窮至物理。自非上智而強于材力者不能矣。格物欲者當下卽是。如因貨色而動馳慕之心。處貧約而生忿疾之意。和樂而將流。怨誹而及亂。而苟能一念返躬克己。禮義自制。將此馳慕忿疾流亂。格而去之。則俄頃之際。可以遠禽而卽人。去狂而作聖矣。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馴久自然明德全矣。若必卽天下之物。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其爲時又幾何矣。夫情欲之生。第患人自不肯格耳。果肯自格。未有不可以去者。故人人皆可爲聖賢。其事也易。若夫窮至天下之物

理。固有終其身不能得豁然貫通之一旦者。殆亦多矣。且奈何。蓋古人詩書六藝等事。皆小學事也。爾時既習其數。即兼窮其理。既入大學。稽古博物。仰觀俯察。與夫禮樂兵農講究討論之功。亦在所不廢。而此固後焉已。奈何以此爲大學首務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書曰。人心惟危。子曰。克己。孟子曰。寡慾。子思子曰。戒懼愼獨。此皆格去物欲之意。古聖賢修己教人。立言匪一。何獨于大學格物而疑之。蓋格者即大人格君心。力格猛獸之格也。物者即物交物。物至而人化物之物也。人生十五以前。志猶溷悶。十五以後。情欲漸滋。故入大學而以格物爲急。且即紫陽之註明德曰。但爲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如此則格去物欲。自還明德之本體審矣。此政格物而致知而誠意而正心何等明切。又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即本體之明四字。紫陽亦以爲良知矣。又曰。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不遷。蓋必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然則格物之爲去欲益信。何者。起手功夫。即是去欲。造乎其極。則無一毫人欲之私。徹始徹終。同條共貫。又何疑焉。又註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蓋日新本言明明德。而格物乃明德最先之功。洗心去惡。非格去物欲而何也。又其註克己曰。克。勝也。己身之私欲也。又註中庸愼獨曰。遏人欲於將萌。亦皆格去物欲之義。即紫陽他處論述與此義脗合者亦多。何獨于格物而以爲窮至事物之理哉。又紫陽嘗引程子語。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其駁扞欲之說曰。外物之誘。莫甚于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莫非人所當有者。但其間有天理人欲之辨耳。惟不能察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審如此二說。則仍皆歸于去欲而已。或謂若云去物欲。恐淪于空虛。入于

二氏惟窮至物理爲學方有實地處嗟乎去物欲根本也窮物理枝葉也二氏姑無論卽如人能格去物欲則爲學之實地孰過于此而慮其淪于空虛耶舍根本而尋枝葉曰此實地也茲又愚所大不解者也

格物雜說

紫陽謂格物爲窮理者以人不能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故不能致其克復之功然余謂人之病終在欲勝如爲子當孝爲弟當悌誰不知之然多不能盡孝弟者只是爲欲所蔽耳又如不義之財非禮之色誰不知其不可貪愛然不能自禁遏者亦只是欲亂之耳人欲去則天理見孝弟廉恥之心油然自生否則雖窮究得孝弟廉恥道理亦只是口耳間學識于性分內總無交涉如人文字中說孝徵而斷樹殺獸大之嚴父配天奧義精思發揮極盡此等豈是不曾窮理豈是不知孰爲理孰爲欲卻其中有孝有不孝者或貨色自私忿戾抵觸之類只是人欲爲累故耳客問若以格物爲格去物欲而非窮至物理則知何由而致曰鏡但去垢則光自復月但魄滅則明自生格去物欲則眞知自現政是定靜安而後能慮也理本相貫若不去物欲但窮物理則心有時乎爲理障者矣

夫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者功在外而不離聞見以爲格去物欲者功在內而啟發天良以爲窮物理者窮年莫殫力勞而迂以爲去物欲者當下卽是事切而捷窮物理者屬知解事猶涉虛格物欲者淨心地其功甚實

客問子言格物非窮理乃易傳夫子又何以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第說昔者聖人之作易非是教

人明明德功夫也。雖然。窮理者有窮吾心之理。有窮事物之理。窮吾心之理者。卽格去物欲而全其本體之明也。此易傳所云窮理以爲窮吾心之理。解之亦得。宋晁迥云。剖析至理。淺者及名。深者及身。深之又深者及心。心由性生。必若窮其理之盡處。極於性而後已。故曰窮理盡性。王陽明云。存養此心之天理。亦是窮理。

聖賢之學。亦不教他竟不去窮理。但以去欲爲主。窮理只是以次功夫。非首務也。故格物之爲去欲。必也。卽如人不能窮理而能去欲。上可優入聖域。下之亦終不失爲朴誠寡過之人。若不能去欲而徒事窮理。其學問才辨。適足濟其人欲之私耳。但以此衡之。則聖賢之所重所先。必可知矣。

或謂無欲是出世法。若聖人之道。須是治世。豈只是一無欲了得。則聖人教人。必不以格去物欲爲首。明矣。余曰。若云治世法。亦政患不能無欲耳。夫無欲則虛。虛則能受。無欲則明。明則能照。無欲則公。公則能服物。無欲則通。通則能應務。無欲則剛。剛則能任大而不詘。無欲則健。健則能自強而不息。夫無欲之效如是。猶謂不可以治世者。何哉。

古本大學源流

漢賈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大學乃子思所作。其間字法句法。多有與中庸彷彿者。故知賈子之言是也。（洪昭日孔北居偶談。）

大學一書。舊有古本大學與古本中庸並出禮記之篇。西漢戴德戴聖錄。又有石經大學。有二程改正大

學與今朱子定本不同其全文各見本部秋圃吳氏曰古本大學乃漢孔安國所獻壁經原文也自是一篇無分經傳時去古未遠又出孔氏似無可疑紫陽宗程子之說以其有錯簡而更定之尊首篇爲經分三綱領八條目而各自爲傳又以其說補格致之闕文鄭氏曉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衞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行焉程明道改正大學與程伊川改正大學又彼此不同江州李氏卓庵張氏俱有辨（劉慶觀四書辨義大學考）

大學一書傳於世者有二本一爲古本一爲改本改本者宋儒朱子之所定也改本中有補傳一章則朱子所述伊川程子之學也古本者孔門相傳之舊本也竊意孔門之書萬世所取法也就使其中義有難明亦以闕疑爲是改本於孔門舊本有刪有改有移有補更動幾及一半自爲一書然則學者於此分別觀之可也因改本竟置古本不讀不可也伏讀四庫全書提要所收朱子以後說大學之書即仍有用古本者亦有不以改本說爲是而辨其失者據此見大學一書仍當以孔門之書爲定本矣（任邱邊廷英古本大學說自序）

大學之書列在戴記唐以前與戴記四十九篇同治後乃與中庸篇單行於世宋仁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等拱辰爲歐陽文忠公同年而大程子爲歐陽公所取進士意其書單行在二程之前而朱子作大學序謂至二程子始表章是書者蓋徒欲推尊程子而非二書始行世之實也大學自孔氏以來漢注唐疏守而弗失列在學官刻之碑版未有言其缺失者至明道程子始更張之伊川程子又更張之至朱子因伊川之次又別以經傳增補格物致知之義於是古本大學所以教人之法盡失其舊身

心與聞見分用。先求所以知大學之道。而無暇求所以行大學之道者。蓋大學至朱子而變古。非大學至朱子而復古也。如謂大學出於戴記。非孔氏之書。不足崇信。則已如謂大學實爲孔氏之書。即當信而好之。不可更改。如果有缺失。何以千百餘年從無人言及。如謂程朱之識。獨出於千百餘年之人之上。則明道程子更定可矣。何以伊川程子復有更定。伊川程子更定可矣。何以朱子又分經傳而增添傳說。其無可安放者。則曰以衍文。指爲斷簡。數十年之間。二三人之說。已紛紛若此。顧謂千餘年共守之定本爲非。而數十年紛紛更改之說爲是。其可信乎。攷注疏所載古本。自大學之道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即接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格物者。即格其有本末之物。致知者。即致其知先後之知。既由天下國家。逆溯之身心意知。以知所先。又由格致誠正脩。順推之家國天下。以知所后。猶恐學者疑格致誠正與脩身各爲一事也。而總言之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本既明而後由本而推之末。由所厚而推之所薄。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至此則格物致知之義。已反覆深切明白曉暢而無餘矣。烏有殘缺以俟後人之增添哉。知脩身之爲本。則脩身亟矣。而心爲身之主。意爲心之發。脩身之功。必自誠意始。故即繼之以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意誠則德能潤身而心廣體胖。故繼之以淇澳之詩。而一一訓而釋之。切磋琢磨者。誠其意而明其德也。瑟僩赫喧者。德明身潤。止于至善而民不能忘也。君自明其明德。民何以不能忘。蓋自明其德者。必明其德于天下。以親其民。使君子賢其賢親其親。小人樂其樂利其利。而後明德親民之至善止焉。故繼引烈文之詩。實之以賢親樂利。以釋民不

能忘之由曰此以沒世不忘也明德必由于自明明德必用乎其極繼之以康誥三節言自明也又繼之以盤銘三節言用極也極烏在至善是也無所不用其極止至善是也至善各有所當止故繼之以邦畿之詩止不可以不知故繼之以黃鳥之詩而證之以孔子之言既知止不得以不敬止故繼之以文王之詩而實之以仁敬孝慈信之義蓋意誠而德明民親以止于至善如此如聽訟然必己之意誠而後民之意誠故繼之以孔子聽訟之言而結之以此謂知本首尾完足一氣渾融何所事其更張何所庸其補綴孔氏正義于大學篇目之下即註云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是千古相傳之聖經誠意之前別無窮究事物之理以爲格物之學者也舍本末之物棄先後之知而別求吾心之知於天下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謂之物格物其果可窮乎必物之極處無不到而后謂之物格而後可以知至將終身無物格知至之時即終身無意誠之日矣天地之大萬物之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本害其爲物格而知至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何謂先務知所先後是也舍堯舜先務之知而欲入大學之士求知于堯舜所不能徧之物陸子疑爲支離抑豈過乎且不獨陸子疑之也當宋之末董氏槐學于慶源輔氏王氏柏學於勉齋黃氏並本于朱子之學者亦並以格物致知之義爲未亡欲還知止而后有定及物有本末二節于聽訟節之上是格物致知之補傳雖朱子之徒亦以爲不可從也至有明之初本朱子章句爲大全用以取士士子徒知奉功令竊科舉目擩耳染于塾師之訓既未嘗爲大學之實學即漢唐註疏亦束而不觀而孔氏之遺書世乃不得而知之矣惟王陽明先生卓然特立由陸子之言求聖人

之學。於是古本大學復見於世。而道聽塗說之流。譁然議之。謂朱子補傳自云竊取程子之意。程朱大儒。宜若可信。不知二程雖嘗更定其節次。而誠意之上。增添格致之傳。則未嘗有是意也。明道程子改本。止移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之欲明明德節前。又移洪澳二節聽訟一節于節彼南山節後。其此謂知本二句。仍用古本位置。則亦以格本末之物爲格物。致先后之知爲致知矣。伊川程子改本。亦與今本不同。並未嘗指某節當爲經。某節當爲傳。雖移聽訟節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之上。嫌此謂知本重出而衍其一。然亦以知本爲知至。未嘗謂格物致知別有它義。故曰。孔氏教人之法至朱子而一變也。今天下競言尊朱。吾亦從而尊之。然朱之前尤有當尊者。陽明先生謂今之學者重於尊朱。而輕于叛孔。蓋古本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朱當尊矣。孔其可叛乎。吾誠不能重于尊朱。吾實不敢輕于叛孔焉耳。至所謂脩身以下古本與朱子章句並同。惟刪去分章爲傳諸語。餘不復置論焉。（臨川李巨來大學攷）

徐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和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是兼

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矣。（王陽明傳習錄。）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也。蓋人惟據現病以脩其身。而不知去病根以正其心。則不正之心。終將發病於身。其於脩也。終不得力。此不須深言之也。假如身之應物。若正值其心有所忿懥之時。雖其所忿懥者。本無與於目前之事也。然目前之事。即或不免因此忿懥之心。而應之不能恰如其分。是在此事。即爲不得事理之正矣。恐懼好樂憂患亦然。夫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是心之用也。非心之不正也。然此時之身。猶或不免因此而不得事理之正焉。若使其心竟爲邪妄不正之心。則其邪情妄念。時時發病以累其身者。尤不知其幾矣。若是而徒欲救治於外以脩其身。身安能脩乎。且不獨此也。人之心固不必常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事也。心之爲用。至靈至變。偶在於彼。則不在於此。又事之常也。非心之不正也。然心一時不在。則與此時之身。不相貫注。雖視也而有不見矣。雖聽也而有不聞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矣。是則此心一時不在。而卽不能管攝其身若此。若使其心竟爲放失不正之心。則其昏昧放軼之失。不惟不能管攝其身。而反足以牽動其身者。尤不知其幾矣。若是而徒欲注意標末以脩其身。身又安能脩乎。觀於此則知欲脩其身。決不能但求之身。而必在有以正其心也。（邊廷英古本大學說。）

按古人文字有正言有舉似之言。如此章有所不在兩層。乃舉似之言。非正言也。其意但就眼前事理。舉以示人。以明身之爲身。刻刻須心作主。正見欲脩身者。決不能但求之身。必在求之心耳。並非正言正心之事。以有所爲不正。必無所而後爲正。以不在爲不正。必常在而後爲正也。若必以常在爲正。則孔子三

月不知肉味。亦以其時心正在樂。則不在肉耳。亦何不正之有。若必以有所爲不正。如陳平憂呂氏之亂。則陸賈入而不見。亦以此時之心。正在憂患。則此時身之應物。卽不免有照攝不到之處。此自事理之常。豈便以此爲心之不正乎。觀此則知此章之言。皆舉似之言。非正言也。全上。

古本纂詁

鹿伯順四書說約云。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爲主腦。通章只脩身爲本一句可以盡之。

大人之學。大人之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以爲大學也。又曰在親民。見不親民。不可以爲明明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善。不可以爲親民。卽不可以爲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德。王陽明語。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易言矣。要把民事做到至善。不可向民上求安排。只從德上求透悟。

脩身爲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脩身爲本。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著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卽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慮。而此慮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離卻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昏鏡照物。安得不以脩身爲本。

物有本末一語。開舉世之迷。事卽跟物來。處物卽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脩身爲本。言我只事事自脩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樣齊到。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

動一意意有誠僞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爲提衡而知以物爲著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脩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也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爲脩身只是庶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脩身爲本乎

誠其意愼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愼獨是工夫兩箇愼獨又不是兩事前愼獨是議論後愼獨是發明中間兩愼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

通章境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微入人肺腑通章精神在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悚人毛骨厭然情狀潤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

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夫誠其意在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容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自入故君子愼獨下一必字煞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小人只是不省的獨字十目十手有味哉曾子之戒心於獨也在獨知處大用戒嚴遂落得在大衆前異樣舒展中外原是相因苦樂皆人自取從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戒欺而求慊也

至善是明德本體原只在己天下國家是德所涵蓋故論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脩身爲本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爲切磋琢磨在治民上做也親賢樂利是學脩所著落處兩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註

解。

世上萬般都不爲緊要。惟有自己事緊要。這點良心。炯炯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是天與人的一箇本來面目。歷數幾箇聖人。說他都是了當自己的生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味。三聖明德。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非謂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己而不論民也。無論顧提者費大精神。卽克明者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這箇自字極有趣。本體是自己完全功夫是自己策勵體驗。於接人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卽達。其間有多少病痛。須要拏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成。

如以爲民。則懶散可任。知其是爲己。則緊急者。還怕遲了。親民正所以明德也。故此章原卽上章已有。但不得不各說耳。三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工夫都在己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語。

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閱歷終身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卻不是求天下的把柄。脩身爲本。經綸蓋世。皆在澡雪之中。　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爲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極其模寫。

又云。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語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與止。以黃鳥與人。以文王作人榜樣。

又云。這一段生活。從無言之地自爲摩對。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文法加意提掇。要人發大志願攪全盤生活。

大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民所意不敢過望的。一一拖出。卽民所口不能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縱神奸巨猾。也被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具肚腸另生伎倆耶。

齊家者。使一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視吾身之好惡以爲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惡的人。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政惡主人好惡不偏。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美中有惡。惡中有美。自是常事。鼓舞機權。全在捐我成心以宥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勸並承。觀吾好惡者適從有定。齊家治國總不外此。特傳者不得不分題發論耳。論治國者。全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而非貼定死板不相通也。孝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勾當。專責民不得。如保赤子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設身一處。自然洞曉。心誠求之。政與恕字相投著。蓋知道民之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視一人。堯舜桀紂。是極明的證見。此章痛快把民情說得透極。可捵以令人者之與。而先把家國勾當關在一處。亦極得力。

一人爲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從何處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捷法。只一箇將心比心。萬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流。袖褪乾坤手段。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爲愛財。自奉重。遂爲民輕。而民的好惡。還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黎民二字連下讀。解本汪疏。）奸人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說到著底。輔君愼

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總此勾當。非別有騰挪。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一饒舌。而至末二節復通在一處。其意自明矣。忠信者。不忍使己一念負人也。所以能絜矩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己。所以不能絜矩也。自生財至末。純就財上反覆抹煞聚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爲必用之財尋了箇出路。因痛揭聚財之下場頭。以申明之。賓主並舉。利害遞陳。曲盡事理之眞。洞著從違之準。極妙文字。

孫夏峰四書近指云。此箇學字。卽夫子學而時習之學字。合千古帝王賢聖做此一件。生活不盡。所以爲大。

有本末自有終始。先非遺末而末卽在本中。如明德也。須在民上明。不能振民育德、而謂之明德乎。脩身也。須在家國天下上脩。不能睦九族、安百姓、而謂之脩身乎。天下無離本之末。豈有遺末之本哉。總之。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物相感應。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脩。而正心誠意之功。俱屬惘然。

春秋時。霸圖興。諸子出。學統亂於方術。此處特提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仰企古人。穆然唐虞三代之想。

誠意是作聖第一關頭。愼是獨中兢業之念。所以致知而誠意也。胡雲峰曰。誠意獨作一章。已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沒世不忘。正申明民不能忘之實。盛德則兼言民不能忘。前王則推本親賢樂利。明德新民。渾爲一事。賢

賢而親親。治之大者也。樂樂而利利。安之大者也。

三箇聖人。皆明明德於天下者。克明顧諟等俱就日用感應實際處言。非尸居靜攝時如此。

新者、天地育物之生機。人心進進不息之生氣也。第患無所以作之。則其氣已朽而蠱有所生。聖人之新天下也。常以道與天下相厲而不令其有蓄蠱焉。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脩工夫總在誠意中。此特舉身心相關處痛切言之。張氏曰。正脩之功。卒無一語及之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

脩身言好惡者。蓋家國天下之通關處也。總之。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誠。而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隨舉一節。通體融徹。纔是善讀書。

雖釋齊家治國。然必歸重人主之身。乃求源之論。心誠求之。直推本誠意。乃聯屬家以及國之眞血脈也。

藏身之恕。卽堯舜之帥天下以仁。隱然含下絜矩意。言身則家在其中。言家則皆根身說來。總見脩身爲本意。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總是脩身以立教於天下。第天下大於國。須以心擬心。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

愼德君子。從獨知處慊好惡之原。而矩之所從出者。矩之絜於財用。最爲喫緊。愼德君子於本末內外。悖人悖出之際。卽欲不愼不可得也。矩之絜於用人。以理財者更爲喫緊。愼德君子。於所謂舉而先。退而遠。好人好而惡人惡者。卽欲不愼不可得也。是道也必忠信始得。蓋忠信是眞實心矩之體也。卽所謂誠

意也。朱子曰。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舉而措之。此章只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括盡。

全書只脩身爲本一句盡之。合格致誠正而後爲身之脩。總齊治均平而後滿脩之量。此學之所以爲大也。然其指趣既已無窮。而工夫自不容有間。故夫子曰。學而時習之。洪孔昭日北居偶談云。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者。脩其身而已矣。脩其身者。誠其意而已矣。三語實扼全篇之要。

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知脩身之爲本也。知本亂而末不可得而治也。知所厚者薄而所薄者不可得而厚也。大學之道。可以知所先矣。故不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語意渾渾全全。直直截截。

物有本末。脩身其本矣。事有終始。誠意其始乎。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其知止矣。慮而後能得。誠意其慮乎。故緊接以誠意一章。開首所謂誠其意者一句。單刀直入。不如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之相引而來。足見誠意二字。實領全編眞神。而明德親民止至善。可不必別立傳矣。

本末之物。不過善惡兩端。終始之事。不過好惡兩念。格其孰爲善惡。知其孰爲好惡。而不如好好色。惡惡臭。非自欺乎。故獨不可不愼。

毋自欺、所以自脩也。其嚴乎、恂慄之至矣。心廣體胖。則其威儀必有維民之則者。故緊接以洪澳兩節。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故不必別立傳。只將詩書及孔子之言。反復詠歎。

見由堯舜文武以至孔子之言。皆此物此志也。語意一氣呵成。何等渾全直截。

因明明德明字。忽拈出一新字。因止至善止字。忽拈出一極字。化工之筆。隨所點綴。無非妙理。

民之志。民之意也。大畏民志。民亦誠其意矣。惟毋自欺其志。斯能大畏民志。惟能自誠其意。斯能誠天下人之意。所謂欲明明德於天下也。故以此謂知本結之。

於誠中形外之后。而次以恂慄威儀。於盛德至善之后。而次以克明德。於自明之后。而次以日新。於用極之后。而次以知止。於與國人交之后。而次以無訟。皆天然妙合。無一毫湊泊痕。

大學言誠明。中庸亦言誠明。大學言愼獨。中庸亦言愼獨。故知大學爲子思作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體之惟一一誠意而天下之事畢矣。用之惟精。則其事又有不可闕者。故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又逐節而分言之。

身謂一身。身有所者。身有之。心不能檢而去之也。人謂一家之人。人之其所者。家之人有之。身又從而偏徇之也。誠意者勿用欺。齊家者勿用辟。

家國一理也。而曰心誠求之。依舊歸到心上。齊治一機也。而曰藏身不恕。依舊歸到身上。

誠意之誠。誠求之誠。一誠也。天下有養子而自欺者乎。心誠求之而后可自謙也。故言其意之誠。則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言其心之誠。則曰如保赤子。

明德爲本。親民亦未可爲末也。脩身爲本。齊家亦未可爲末也。惟以德與財較。而本末霄壤矣。農夫力田、

謂之務本。商賈鬻財、謂之逐末。則財尤末之末者乎。

生財有大道。亦卽有絜矩之道也。謂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者道乎。固也。其大道在仁者。仁者、內本外末者也。以財發身者。非以身發財者也。上好仁者。帥天下以仁之本心。而下好義者。仁人能愛人之實效也。

華亭江云。必誠其意。正收入必愼其獨。將明明德之本。一筆勒出。淇澳以下。蟇引經傳。反復申明。見誠意之功統乎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不可不知本也。全章都歸注知本上。

王良常云。淇澳節、見明明德之統於誠意也。學者。誠意之端也。脩者。誠意之實也。恂慄威儀者。心正身脩之事。誠意之驗。至民不能忘。則齊治均平之極。誠意之應也。

前王節申親民之義。見親民之統於誠意也。誠以化之。則德及於民而不忘。誠以處之。則澤及於民而愈不能忘也。誠意之功。愼獨盡之。而誠意之分量。從格物致知到治國平天下。無一時一事可以闕得。故毋自欺四句。雖只完誠意之意。而好惡兩脈。直貫徹乎家國天下之間。敬止則誠意之通徹內外表裏洞達者也。故引文王之敬。雖與上引書一例指點。而誠字分量。實於此攝盡。本字實於此透露。以敬爲本。卽是以誠爲本。以誠爲本。卽是以愼獨爲本。無二理也。故以孔子接文王之後。而隨舉親民中一細事言之。以見如聽訟一節。亦自有箇本在。則知所引經傳。句句是喚醒人知本。從首至尾。只此一意。所謂愼獨者。敬而已矣。故歷引詩書反覆詠歎。而歸極於文之敬止。敬之一字。大學之要。徹始徹終。更何事求之經以外乎。

自誠意中發好惡兩端。直到治家平天下。事事離他不得。而於家發之尤切。所謂辟者。但少過其則。便足爲全體之累。未能誠以化之。則德之不脩。而觀感無本。固不可謂之意誠。未能誠以處之。則施之不當。猶有蔽於私。而撓於欲者。亦未可謂之誠其意也。豈惟意之不誠。連格致工夫。從頭都錯。故喫緊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喚醒之。此兩知字。直從格物致知來。身不脩節。用反結。所謂其本亂而末不可治者也。家不可教。謂我身不脩。不可以教家也。蓋探原知本。從脩身爲本說入。自文王以敬止之聖。立人倫之極。仁敬孝慈五者。遂爲千古治平之準。此錯舉其三事。以明不出家而成教之理。三所以字。句句有箇本在。心誠求之。通貫正心誠意來。此雖出於人心之自然。不待勉強。苟非心理之同。將有誠求而不中者。故誠求必中。乃見心理同然驗處。李安溪云。首二節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下二節言不出家而行其化。三節觀感而化之事。四節順從而化之事也。下文引詩。兩言可教。則其理之一也。足法民法。則其化之行也。此章之義。探原於格物致知。舉正於正心誠意。而貫徹乎治平之全。直舉大學全體工夫。一箇恕字攝盡。上老老三句。其義足抵上一章。老老、長長、恤孤、所謂本身以教家也。與孝與弟不倍。則心理之同而感化之事。三而字迅速而不爽。即上章所謂機也。

矩絜二字。足盡一卷西銘道理。

同民之好惡如何。曰好善即如好好色。惡惡即如惡惡臭而已。其要只在誠意。故好惡兩念。求端於慮之微。而貫徹乎治國平天下之大。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愼。

自誠意說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要只在愼獨。一不愼便不能脩身齊家。其辟至於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尤甚者至於爲天下僇。只自不能愼獨始。是故君子愼之爲要。而不可不先愼乎德也。

先愼乎德一句。直將一卷大學一口吸盡。以格物一節言。所謂愼德者。直探原於知本知至。所謂脩身爲本也。愼德卽明明德也。若從誠意一節言。則愼德直從愼獨來。必格物致知深明乎好惡之理。愼獨克己。致謹於好惡之原。然後心正身脩。而用好用惡不至徇己私而陷於辟。然猶必兢兢致謹。實有諸己無諸己。然後推以及人。此所謂恕也。若以本章上脈言。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愼。此云先愼乎德。蓋言好惡之施於民。不可稍不加謹而失於辟。而尤當先愼乎德以謹好惡之原也。以本章下脈言。能愼德則人士財用。卽此俱有。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不可不先愼乎德。自此至忠信驕泰。方盡愼德之義。蓋絜矩在公好惡而公好惡之原只在愼德。故知愼獨之功。雖至平天下。徹始徹終。俱不可忽。

自絜矩以下又推上一重而言。所以能絜矩之本。因就財用用人兩大端申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特歸本君身之善與不善。更歸本君心之敬與肆。所以康誥及有大道兩節只結歸絜矩。更不結財用用人。其旨斷可見矣。

邊肖之曰。改本之有補傳。由誤認明明德於天下節爲細列條目。必須逐件各做工夫。又見誠意下後文皆複說一偏。惟格物致知不再見。遂疑經文脫簡。爲補格物一章。其實經文本義不如是也。蓋此節文意。乃逐節推上歸重一處之辭。非平鋪直敍。細列條目之辭。其意蓋承上事有終始之意言之。故言明明德

之功。卻自極闊遠處說起。由天下推到國。又推到家。又推到身。一路推去。直至誠意。而誠意之功。則在致知。蓋知者、良知也。卽明德之明。隨時呈露之知覺也。人能隨時隨事致其良知。則明德益明。意必誠心必正。身必脩。施之家國天下。必有齊治平之驗矣。然知不容致。在格物者。註明一句著落處也。卽所接之人情事變。隨時體當以致之。此大學本義也。（格物物字、沿舊解作事字、與王陽明正事之說同、而以格物卽中庸之體物、謂格字是體當意似欠切。）

改本之說大學。其不得經文本義者。有三焉。一在謂致知爲窮至事物之理也。夫求理於物。是求之外矣。不知知者、良知也。卽明德也。是乃吾心自有之理也。使人忽棄本心。別求物理。明明德之功。先已失卻頭腦矣。一在謂致知專爲知之事。誠意以下始爲行之事。正如其說中庸先明之而後誠之耳。不知知卽明德。致知卽明明德之全功也。人於人倫實境。體認踐履。務盡其良知。是謂致知。如改本之說。知行分爲兩事。未行之先。懸空講論思索其知也。必多口耳之知。少眞切之知。既知之後。依吾所窮之物理以行之。其行也。必多義襲之行。少慊心之行。知行兩事。皆非大學之眞功矣。一在謂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各爲一事。各有一段功夫也。不知古人言學。說脩身。卽正心亦在內。說正心。卽誠意致知亦皆在內。此節經文所以層遞言之者。正以但說脩身。著語尙寬。恐人不知如何脩法。故須層層推說。說出眞切用力之處。在致知耳。非謂致知之功不是誠意。須另有誠意之功。誠意之功不是正心。正心之功不是脩身。須另有正心脩身之功也。改本不知其實爲一事。但就字義爲說。一目作爲一事。分析愈精。頭緒愈亂。使學者平日讀書。添多少虛說虛見。求之實境。終是茫然。不能得力。後之學者。辨此三失。則於讀大學一書。思過半矣。

改本因格物致知後文不再見爲補格物一章。其實後文毋自欺愼獨之事。卽致知之事。不明言致知者。欲學者知其實際。特另加議論以明之耳。蓋自欺者。欺其心也。卽自欺其本心之良知也。自欺之病。卽不致知之病。故不致知則欺。致知則不欺。實一事非兩事也。獨者獨知處也。變知言獨者。蓋謂是是非非。決不能向外邊取準。惟當反於獨知之地。是否心安。惟吾自覺。是則吾不可昧之良知也。事事愼之於此。不使有纖毫欺蔽。則知無不至。是愼之卽以致之矣。故愼獨則誠。不愼獨則不誠。致知則誠。不致知則不誠。實一事非二事也。古人文字。惟欲學者知其實際而已。故其言有應有不應。而義則精矣。非如後人文字義實不精。但於字句間求周密也。

明明德。總名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八者。明明德之細目也。總名一而目有八者。非各爲一事。特自其所著落之地而異其名耳。人隨時作事。則八者之實無不具在。而其要惟在致知。致知者意致知也。心致知也。身致知也。致知於家與國與天下也。意致知則誠。是於意爲誠之功也。心致知則正。是於心爲正之功也。身致知則脩。是於身爲脩之功也。致知於家則齊。致知於國與天下則治且平。是於家國天下卽爲齊治平之功也。故八目實一事非兩事也。欲如此先如彼者。言欲得力於彼處。先須得力於此處。非謂先做此一事。然後另做彼一事也。改本之說。一目自爲一事。必按其先後。各自做工夫。然則後文言在者尙可通乎。或疑學只致知一事。何以言有終始乎。不知終始者。以一事之功候言之。非必數事相接。而後可以言終始也。學之貫終始者。知也。學之始惟致吾知。其終也則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此所謂事有終始也。

補傳窮物理之說。其名目不見於古經。今求之中庸論語孟子三書。亦皆未合。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理也。義也。是理卽心之理也。非物之理也。伊川程子注此章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義在心而理在物。此顯與孟子異者也。樂記言天理。後世儒者尊用之。然畢竟天理在何處。孟子言盡心則知性知天。是天理亦心之理也。性之理也。非物之理也。惟易說卦言窮理。亦未言窮物理。明王文成之言曰。仁極仁是爲能窮仁之理。義極義是爲能窮義之理。是窮理亦窮心之理。非窮物之理也。明道程子之言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據此。是伊川窮物理之說。不惟與四子不合。亦非明道程子之所是也。惟伊川有格物九條之說。朱子據之以作補傳。故曰改本一書。朱子所述伊川程子之學也。

知謂心之良知。卽明德之明。隨時呈露之知覺也。蓋人心之知之、自能知是知非也。一如目之於色焉。不待問於人而妍媸自辨也。又如鼻之於臭焉。不待假於外而美惡自覺也。是其是是非非。雖在無所不至之小人。亦終有不能變易者。

齊治大頭腦。惟在孝弟慈。孝弟慈肫然處。卽仁秩然處。卽讓仁讓之心。皆出於自然之明覺。卽明德也。卽良知也。事事體之以此。而務極其至。卽明明德也。卽致知也。一有不仁不讓。則此心必覺。此覺處卽獨也。事事不欺。此覺卽愼獨也。信如是則正心脩身齊家治國之實。卽皆在此矣。故曰。大學全功。一愼獨而無餘事也。實一致知而無餘事也。矩所以爲方。方之中有平方。有立方。此指立方之體言之。六面齊同。其上

下前後左右。所以面面如一。無長短廣狹之異者。以出於一矩故也。平天下之道。惟在絜矩。舉竟民好民惡。何自知之。必以良知曲體而得之。故絜矩卽致知也。故曰致知者大學之全功也。

古本大學輯解卷下

總論

大學一書。示人大學者知本之書也。本一而已。章內凡三見。對親民爲末而言。明德爲本也。對齊家治國平天下言。脩身爲本。脩身卽明德也。就脩身中事扼要言之。誠意爲本。誠意亦明德也。唐白明先生曰。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矣。明明德者。脩其身而已矣。脩其身者。誠其意而已矣。三語實扼全篇之要。平天下章。對財而言。以德爲本。財爲末。蓋財用亦親民中之事。而尤爲末中之末也。首章第三節以物有本末結之。第六節以脩身爲本結之。第七節又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之。次章以此謂知本結之。第六章云。先愼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層層提掇。呼應分明。作書之指。可曉然矣。

致知知字極重。王文成作良知解。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章句中知爲善以去惡之知。是明德明字著落。章句解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非良知之謂乎。又云。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非良知不能致之謂乎。明德之昏。由於物欲。則明明德。必格去物欲。此錢塘毛稚黃祖文成致良知之說。訓格爲去。訓物爲欲。格物爲格去吾心之欲。非窮至事物之理。其解甚確。而章句亦云盡天理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其說初不相抵捂也。

明德之解。朱子以虛靈不昧解明字。以得於天具衆理應萬事解德字。註語包羅一切。玩此書本文。疏

德字總在倫常上。其疏至善也。曰仁敬孝慈信。治國章曰孝弟慈。平天下章曰興孝興弟不倍。則明德親民。皆不出此五者。衆理萬事。均由五者推以盡之。無庸泛及。愚嘗謂大學之言德。不外仁敬孝慈信。中庸之言道。不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兩書言道言德。本文內自有切實註腳。解者以人之所得於天註德字。以日用事物當然之理註道字。此說文法。而於學庸言道德意。尙嫌落空。

大學一書。註疏本不分章節。明道伊川二程子改本亦不分章節。朱子改本分爲十一章。安溪李氏古本說定爲六章。首章大學之道起。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下五章皆以所謂起。以此謂結。王氏澍、邊氏廷英、分章皆遵李氏。玩古文起結。實係六章。今從之。據註疏。全書皆經也。二程子改本亦不分經傳。至朱子始定爲一經十傳。謂經爲孔子之言。傳爲曾子門人所述。臆決無據。漢賈逵以爲孔伋居宋所作。賈氏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授。仍以全書皆經。皆子思子所作爲是。

朱子改本。湯之盤銘四節註。尤牽強。既以此章爲單釋新民。而明德止至善夾雜言之。殊乖文法。新民解作自新之民。則通章無一新民新字。古人無此釋經文法。以釋明德止至善之文例觀。知必非新民傳矣。　結句明言用極。烏得謂單釋新民乎。淇澳節於民不能忘句。不著一解。蓋以此節爲單釋明德。此句自解不去。前王節君子註謂後賢後王。亦係騎牆之見。夫後王不可言民。後王之賢親。更不可云無一物不得其所。卽以君子爲後賢。則後賢亦親民之人。賢親正親民之事。焉得以此爲前王之新民乎。況樂樂利利。是親字意。非新字意也。如保赤子節註云。不假強爲解。亦蒙混。蓋誠求必中。不學而能。

陸子之尊德性、陽明之致良知、此節尤屬確據、朱子既以格物爲卽物窮理、正是欲人學養子而後嫁者、此處實難索解、故以不假強爲句、鶻突混過章句中經前人指駁者甚多、姑以管見所及論之、

朱子以正心爲存養事、以誠意爲省察事、中庸戒懼愼獨、亦判爲兩項、按存養兩字、從盡心章存其心養其性來、孟子未嘗以存養專指心之寂然時說也、寡欲多欲、得養失養、皆指心之接物時說、旦晝梏亡、夜氣不存、飮食之人、養小失大、皆以存養爲動時工夫、省察正所以存養、非兩事也、自宋儒以主敬主靜立說、謂省察以前別有存養功夫、與孔孟所言顯相悖戾、說者謂宋儒之學皆禪學、非刻論矣、正脩章章句云、四者皆心之用、明是意上事、又云一有之而不能察、明是省察事、則正心必於心之用上加省察功夫矣、下節註乃云、敬以直之、則此心常存、是不向心之用上著力、而向心之體上著力、自相矛盾、尤屬顯然、

古本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親民親字.伊川程子云.當作新.今仍依原本作親.

此子思子示人以知本之學也.萬物一體之謂大人.爲萬物一體之人.是謂大人.學爲萬物一體之學.是謂大學.道爲萬物一體之道.是謂大學之道.道卽平天下章絜矩之道.道字絜矩之道.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德者人得於天之理.誠意章所云仁敬孝慈信是也.五者得於天爲天理.見於事爲事理.天理在我.而事物之理.昭融不昧.故德謂之明.明明德者.去其蔽之謂也.章句兼氣質所拘言.蓋謂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顏習齋駁之曰.孟子云.性善則情與才皆善.則氣質但可云有過不及.不可云惡.習齋語是.明德之不明.物欲蔽之耳.物欲淨則天理純.而明德復明矣.親親愛也.民指國與天下言.家之中父子兄弟.不可言民.然親親而仁民.齊家是脩身與治平過峽.故親民必兼齊家言之.仁敬孝慈信.於身之接人見之.明德卽在親民.親民正所以明德.非兩事也.止者至而不過.適如其分之謂至善.事理當然之極.卽明德本然恰好之分際也.止至善.緊跟親民說下.從事理上見天理.以本心之明.求得乎自然之天則.非若舊註明新各爲一止之說也.此書之作.因當時聖人旣遠.學術紛歧.恐學者務末忘本.故於書首特指知本之學以示之.言大學之道.以萬物一體爲量.非別有事也.惟在明吾之明德而已.明吾之明德.卽以親愛乎民而已.親愛於民.仍卽止於明德至善之分際而已.語雖三平.意實一串.

重讀首二句而本末之旨曉然矣玩下文明明德於天下句自見分三綱領者失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當止之至善即明德之本然也知者明之也知止不但從格致來實從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來良知在我即明德也致其良知以至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則明德既明全良知之本然凡物之理無非吾心之理渾然一止也瑩然一知也身未與家國天下接則無慮而有知身既與家國天下接即因知以爲慮定靜安皆知中功效即明中意境意未發而中無不誠故定心有主而中無不正故靜身無事而已無不脩故安慮者本吾心之明以求得自然之天則仍不外所知而得之蓋知止者心無物欲之蔽而全乎天理之極也得止者心無物欲之累而盡乎事理之極也此節從明德後親民前揭出良知全體大用而明德爲本之旨益曉然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物猶事也事謂事其事書云惟事事明德本也親民末也一物自分本末明明德始也親民止於至善終也一事自分終始終始不離本末也知所先後非做了本方做末只一味在本上做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本末一齊致力先後不從致力上見從得力上見先得力於本後得力於末而本末中節節各自爲終始皆該於所先後中此知字在人德時辨明涂徑比知止知字較輕然亦由格致來非影響恍惚之知知本者此知剛之以至知止猶是知也道之全體大用未易遽盡其量而不紊其序

必不闕其功。則違道不遠。故曰近道。此節以物有本末句。結上兩節。起下脩身爲本。而併注於知本知至終始先後字。又爲下兩節作引。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古者唐虞三代聖君賢相。如後所引堯舜湯文等是。此句爲後五章引古張本。欲如彼先如此者。非謂先做此一事。然後另做彼一事。八目只是一事。明明德。總名也。八者明明德之細目。欲就統括中推求至要。故特轉轉推說以發明之。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吾之明德、不能懸空以明之。必在親民之實際以明之。天下者、親民之盡境。即明德之盡境。故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此一句。承上物有本末直注脩身爲本句。發端全章精神俱振。治猶理也。國之事皆就理。即明明德於國也。齊猶一也。家之情志無不一。即明明德於家也。脩猶治也。治其身者、明明德於身也。與家國天下相接者身。主乎身者心。心與人接而由靜之動者意。意動而是是非非有自然之明覺焉。則知也。人有良知。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即明德也。雖既蔽以後。知有隨時呈露者。蔽其知者欲爲之。物即欲也。正者一如其本然之謂。誠誠切也。致如中庸致中和致廣大之致。致之言猶盡也。盡其分而無餘之義。格去也。格去物欲之蔽。以復全虛靈不昧之體也。正誠致格。皆明明德於身。而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則脩身其本矣。此下兩節承上事有始終知所先後詳言之。以申物有本末之旨。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以一事之功候言之。各自爲

終始而大端則始於脩身終及於平天下重讀首句而示人知本之旨曉然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人之良知本無不至其有不至者欲蔽之也蔽去則全體盡復中庸之致曲論語之克復孟子之擴充皆同此義是物格而后知至也意不能強之使誠必知至意乃自誠心不能於寂然時求正必意誠心乃自正身不能從標末上求脩必心正身乃自脩家國天下皆不能以才智作用求齊求治求平必自脩身中節節灌注乃能致之此節卽上節之言而反復之以明所言逐節相因之事皆出於必然而不可易讀者從物格一氣貫至身脩再從身脩一氣貫至天下平則事有終始之義著而示人知本之旨益曉然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庶人一邊輕看庶人但有身有家人或疑脩身專是庶人事豈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爲本乎路間生太史云是字卽指上文猶云此各項人壹字趨下皆字猶云合而言之章句乃渾釋其意非以切字訓是字按正韻壹專一也鄭氏注云壹是、專行是也又壹與一通周禮天官公之士壹命章句從之此節結上兩節明明德於天下句與脩身爲本句緊相呼應脩身爲本正見明德爲本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本謂身。末該所厚所薄在內。家爲所厚。則親不待言。厚所厚因並厚所薄。而國治天下平。所謂親民也。故就國與天下言。則家亦爲本。而明於厚薄相因之勢。則齊治平總以脩身爲本。恐人但以脩身爲齊家之要。故又就所厚所薄析言之。由本而達之末。則末不一末而無不治。求末而遺其本。則家且先亂而無不亂。治亂之機。古今同轍。務此之謂務本。知此之謂知本。此謂二句結本節。並結全章言。皆示人以知本也。知本則知末。知本末則知終始先後。馴至知止而齊治平。無非慮而能得中事。豈不謂知之至乎。知本者。大學之全體大用。知開其先也。知至者。大學之全體大用。知既其實也。知本猶易所云知至。知至猶易所云至之。不言物格。已統於知至中矣。

此章書屢提知字。致知之知。良知之隨時呈露。知止之知。良知之全體昭融。知本之知。良知之爭奪關隘。知至之知。良知之旋轉乾坤。知所先後之知。則初學入德時。良知之振起聾聵也。格致義已錯見本章。故下文不復申言。王陽明云。格致卽誠意功夫。最確。誠意功夫。貫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則格致功夫。亦貫誠正脩齊治平中。補傳失之。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讀爲慊。

此章申言誠意之事。亦大學之全功也。從脩身爲本中。特提出誠意爲本。蓋對家國天下言則脩身爲本。而格致誠正皆所以脩身。扼要言之。則誠意括格致正脩齊治平。皆離不得。故又明誠意爲本也。不粘格致說。愼獨已包格致在內。不粘正心說。心廣體胖已包正脩在內。以下疊疊引古。見明德親民止

至善無非誠意之事。註疏說甚確。末引子言聽訟。爲治國平天下者。指出關鍵。見民心皆一誠所感。而誠意爲本之旨。益曉然矣。故以此謂知本重結之。此章於全功中揭出要務。上章義蘊。胥括其中。前四節尤深切著明。爲往聖繼道統。爲後儒正學術。爲萬世開太平。子思子深心若揭。自改本夷於衆傳中。謂誠意只大學一節功夫。埋沒古人苦心久矣。欺者瞞昧之意也。自欺者。言人欲爲不善。心之良知非不自知。特以牽於利欲之私。且顧含糊做去。是自欺其心之良知也。章句云。知爲善以去惡。則格物致知。只是要知善惡。而非若補傳即物窮理之說。朱子易簀前。改筆明確如此。謙快慰之意也。意不欺知。則一好一惡。皆爲自慊其心之良知也。獨獨知處也。以獨言者。人之良知。惟此默默省覺之處呈露最爲眞切。愼者、兢兢於此而不敢稍忽之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無不知善當好。惡當惡者。有欲以蔽之。則欺從生焉。格去物欲以致其良知。一毫不敢自欺。所謂愼也。陽明先生謂格致是誠意功夫。正因愼獨二字。包得格致在內也。蓋誠者自然而不容已之謂。必使意之發用。常出於心之本然。則誠。故所謂誠其意者。非別有誠之法也。惟在事事不自欺其心之良知也。不自欺其心之良知。則良知居中作主。見可惡斯惡之。惡之斯如惡惡臭。見可好斯好之。好之斯如好好色。誠之至也。此其惡所惡也。惡其所本惡。非本不惡而強欲惡之。其好所好也。好其所本好。非本不好而強欲好之。一好一惡。皆爲自慊己心之事。故能誠也。意出於自慊則誠。若不出於自慊則終不誠。是以君子欲誠其意。必於獨知之地兢兢焉。格物致知。以去欺而求慊。是卽君子誠意之學也。

李安溪云。此章前無誠意在致其知之文。後無正心在誠其意之釋。章首又特揭誠意而於前後無所牽引。蓋以誠意爲一篇之要。

按宋儒云。格致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此節特提君子下節以小人反照。所謂人鬼關者良是。人鬼關卽是夢覺關。君子愼獨。覺爲眞覺。小人不愼獨。夢尙未醒。若於誠意前添夢覺一關。則格物致知。君子小人皆能之。古人著書發端。便教人爲君子。禁人爲小人。後儒發先知後行之說。學者記誦著作。終身在鬼關討生活者多矣。韓昌黎原道篇。引大學至誠意而止。其見道勝於宋儒。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節言不愼獨以誠其意。則必流爲小人也。誠則必形。小人舍誠以求形。不能誠則無可形。誠專主善。舊解云。小人誠於不善。誤矣。閒居平日。不見君子時也。爲不善。爲字切事爲言。而根意之欺來。厭然消沮貌。揜閉藏也。（鄭註。厭讀爲黶。閉藏貌也。孔疏云。見君子而後揜然閉藏其不善之事。）章句訓厭然爲消沮。則閉藏訓揜字爲妥。著、表暴也。如見肺肝。言如見其心也。君子小人之分。不在知而在意。好善惡惡。小人之良知無異君子。而卒爲小人者。自欺故耳。見君子而厭然。良知發現。不容盡沒。去不善而爲善。爭此一機。乃以揜著欺人。不能誠於善也。視己如見。知人不能欺。善無可形也。揜著者意中事。如見者亦意中事。獨知中情僞百出。忽起忽滅。自欺之情狀如繪。則何益矣。從小人意中喚醒迷途。而獨之當愼益著。此可見人之爲善。必眞

能誠切於中。乃自然形現於外。若本不誠則無可形也。君子明於誠形之理。中外之符。非必取鑒小人。而於中求誠。安得不於獨致愼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節引古以明獨之當愼也。嚴嚴明也。言嚴明而不可遁逃也。所視所指。誠固在中。形亦非外。畫出獨中眞境。結上起下。於厭然時見其嚴者小人。於發念時見其嚴者君子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節言愼獨之君子。誠中形外也。德卽所謂明德。與平天下章先愼乎德德字同。但明德之德。以得於天言。潤身之德。以得於心言。爲小異耳。意誠卽謂之德者。意誠則心易正。身易脩。而齊治平之業由此出。故直以德目之。以見誠之可貴也。潤如水之滋潤。自然流溢之意也。心廣體胖。正對厭然者言之。是則誠形自然之驗。心之廣。非正也。乃心所由正。體之胖。非脩也。乃身所以脩。於體胖見身之潤。由心廣而體胖。自然流溢。所謂潤卽所謂形也。而實由於德。故明明德之君子。必愼獨以誠意也。章首三言君子。見君子小人分界。惟在誠與不誠。而歸其功於愼獨。格致功夫。暗括於愼字中。除格去物欲以致良知。別無所謂愼獨。則愼獨外。亦別無格致功夫也。此處將誠意正旨一結。猶治國章中間故治國在齊其家一結。下文疊疊引古。將上章義理總括於誠意中。以盡誠意爲本之旨。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恂須閏切音峻鄭氏讀

此下兩節爲一段承上誠形之說合明親至善而總論之見明明德於天下皆誠中形外之事自然而不可揜以見誠之可貴也兩不忘相應是自下註解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爲切磋琢磨原在治民上做也親賢樂利是學脩所著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爲新民本文自明此節引衛風而釋之以見德之及民也斐文貌指君子之威儀民所共見者言淇澳水潤土肥則綠竹之猗猗自然形現於外君子有切磋琢磨之功文章亦自然形現於外所以然者誠故也學脩皆愼獨中同時並進之事以辨析之精微言則謂之學以自治之果確言則謂之脩非先知後行之謂也恂信實也慄戰懼也繹詩言如切如磋者言君子講明辨析之事誠於學而不能自已於學也如琢如磨者言君子踐履克治之功誠於脩而不能自已於脩也瑟兮僴兮者言其心之恂慄自能瑟而無間僴而日強是誠之能不息也赫兮喧兮者言其身之威儀自能赫而盛美喧而宣著是誠之不可揜也惟然故盛德至善自能孚乎人心之同然而民不能忘皆以其能誠故耳有斐君子即愼獨之君子德曰盛德於德之及民上見其盛於德之及民而至善上見其盛明德之事無非親民之事陽明先生所云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承上民不能忘引烈文之詩而繹之極言誠之必形也形於身形於民形於天下後世無非形即無非誠也君子親民之人指前王言小人即民也賢其賢者所用之人皆利黎民之賢也親其親者老老、長長、恤孤、有恩誼以及乎親也二者親民之大端也樂其樂者與孝與弟不倍化美俗成民無抑鬱故樂利其利者生財有道飲和食德民無觖望故利樂利之小人必不能忘賢親之君子至於沒世而猶不忘以此故耳此可見意果能誠則明明德於天下而極於盛德至善必有親民之實及於民矣果及於民則且有至誠之感在於後世矣程子曰有大德方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即此二節意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諟與是通書太甲傳諟是也疏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

此下三段亦合明親止至善而總言之歸重止至善並申明首章知止節義以見誠之爲貴也此一段單提明明德言之見其必出於誠也明德雖不得親民三聖明德是後人綜其一生事體而定之非明德只論心不論事論己不論人也天下國家莫非己也雖明明德於天下皆是自己事故曰自明克能也能誠之意也顧者常目在之無斯須之懈忽亦能誠之意也結以自明本體是自己完全功夫是自己策勵蓋德原是明的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須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非誠則不明也聖人中如堯如文豈有物欲之蔽然聖人不自以爲無蔽也亦臨亦保罔遊罔淫所謂克也引帝典重峻字明明德於天下親睦平章協和皆在吾明德中峻之至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四節言止於至善皆一誠所爲也新新得也五新字同一義卽中庸溫故知新之新言君子欲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必當有新得焉所謂用極也作振作也民民事也命令也承上言自明之君子果其能誠而不自已於明焉則其明之之功必進進不已是日新之事矣引盤銘言果能一日之間有新得焉則必能日日有新得矣日日有新得則不惟日日有新得且必有創獲之境又在尋常日新之外者矣引康誥言君子之於民事非僅因循仿照之事也是常振作其精神而時有新得者也引詩言周之立國已舊典章法制固無不備然其命令之事亦常出於隨時體驗而有新得者也有新得者用其極也無所不用者家國天下之事無在不用也非誠則不能新非誠則不能用用極之君子卽愼獨之君子合銘誥詩玩之句句有誠在三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功夫都在己上章句以首節爲自新鹿忠節公駁之曰豈有天子的日新全與民不相干之理宜渾括說次節三節說親民卽是說明德親民正所以明德也三節皆以新字詰止於至善止字能新方能止不新則有不當止而止者矣舊註因此段五新字改首章親民爲新字又截出四節爲新民傳看結尾一語明是說止至善何得專屬之新民又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解豈合三聖而始完一事之始末耶割裂古人文字而從爲之辭無怪後儒之疵瑕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三節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揭出止字著落而以聖人之誠爲用極標準也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箇片段只是不至善總爲本體夾雜功夫粗疏不當止而止耳以邦畿與止所謂極也以黃鳥與人極爲人極故人不可不知也以文王作人榜樣卽用極之君子也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念不繼續使一念不光明卽一念生懈肆而止無由知亦無由得矣止跟敬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緝熙敬止確是聖人之誠不思勉而從容中道也下五句不粘文王說五止於字非誠不能人能誠則人人皆止人人皆文矣仁敬孝慈信明親渾括其中大學一書德字至此方塡實說治平兩章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恤孤明明德於天下都就倫常中揭大端言之倫常外無德則親民與明德明非二事矣毛氏先舒以去物欲盡倫常言深得此書之指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節從德之及人處抉透機關以見誠意之爲本也鄭註大畏民之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本謂誠其意也正義曰言聽訟者惟自誠己意服民使誠意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者至此章大畏民志皆是誠意之事此古解宜從之民志卽意也心所發爲意意有所之爲志民之意中亦若有十目視十手指者以誠感者以誠應是誠意之君子有以大畏其志也觀於此則大學首篇所謂知本者在誠意之事矣此謂句總結通章與上章此謂知本句相發明上章之本指脩身言之此本字指誠意言之誠意卽脩身之要非有二本也不言知至者誠處卽是知處已括於章首愼獨內不待言也按朱子

今本截此一節爲本末傳則始終先後亦須有傳意誠而后心正又須有傳不勝補矣況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不又增一本末傳乎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身有之身伊川程子云當作心今依本文作身）

以上兩章言大學之全功無遺蘊矣正心以下皆非別爲一事此下四章事爲學不知要而各有所蔽者言之此一章則專爲欲脩身而不知求之心者言之也舊解以有所不在爲心不正用意巧而理解未眞蓋此章爲舉似之言非正言也李安溪古本說云身有之身仍當作身蓋忿懥之類以心之發乎身者言也苟有失正之時則其身之容貌辭氣亦因之不得其正矣本文正字因心之義以說身也按忿懥四者章句云皆心之用則仍是意上事非寂然之心體也安溪亦云誠意之外別無正心之事惟身之不正以應事時不得事理之正言非專指容貌詞氣也邊育之先生之說確矣備矣（見前）此章書從身心相關處淺淺指點而不正不脩之失言外得之宋儒以爲正言正脩之事立說纖仄又改本文以遷就其說元明以後皆宗之安溪雖辨改身爲心之誤而義未明暢邊說自係不刊之解按不見不聞不知味並綰致知在內故云格致誠正皆以脩身而脩身之爲本曉然矣

按政和石經本食而不知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節下文

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以前後引古例看此章宜有此六句與上節反正相生接出結句文理更順然諸家皆謂石經爲明豐坊僞本姑錄以存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節之旨專爲欲齊家而不知求之身者言之言齊家之本在身也鹿氏說約之義精矣見前正定王氏定柱曰之猶往也意所專趨於是也動於意徵於身而因以見於家也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賤惡敖惰惡之屬也於好之中有惡焉乃能篤之以情不能裁之以分家之所以不讓也於惡之中有美焉乃能裁之以分不能篤之以情家之所以不仁也於所好所惡有所觸輒以好惡迎之即未有所觸亦預以好惡待之此固責諸意不誠心不正而實由知之不至苟知所好有惡所惡有美好惡非可憑臆則意不至畸設於好惡而爲之迎距心不至曲囿於好惡而爲之中守是故雖在妻孥過則宜糾雖在耆長失則宜規雖在孤稚佚則宜儆雖在蠢頑勞則宜邮雖在慈忒悔則宜錄此好惡之不辟非知既至必不能使心意之皆平也故曰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子可言好苗不可言惡引諺言不重明析好惡但以證上文鮮知之義莫知其惡以溺愛之昏其鑒也莫知其碩以貪得之淆其照也溺愛貪得之私據於中而爲之主雖欲虛公觀理以致其知其道無由此欲誠意正心者所以必物格而後知至也

知本亂末之所由不治。自能知本治末之所由不亂。故此章不詳齊家之事。但舉其弊爲言。以切指其所厚者薄之患也。以上皆王氏大學臆古中語。按用情之辟。心與意實受其病。不知惡。不知美。莫知碩。總由物欲未格而無以致知來。可見八條目一齊用力。非做完一件另做一件之謂矣。誠意章好惡欲其誠。不知惡美。只叫做辟。不叫做誠。物未格。知未致。則好惡似誠而非誠。故格致與誠意是一事非兩事也。不可齊家並釋本亂而所厚者薄之意。不特賤惡敖惰之辟爲薄。親愛畏敬哀矜之辟。亦同歸於薄。此明明德於家者。必先格致誠正以脩身也。孫夏峰曰。總之一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誠。貫於齊治均平之中。其功力全在致知上。所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隨舉一節。通體融徹。深得此書之旨。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孝者三句。言不出家而得其理也。王氏定柱曰。我能孝於父母。弟於諸父諸兄。慈於孤弱僕妾。我之齊家也。我能孝弟慈。而我之家無不孝弟慈。我之家齊也。我能移家之孝以忠於君。移家之弟以敬於長。移家之慈以愛於衆。我之治國也。我之家能孝。而國之人無不孝於親而忠我君。我之家能弟。能慈。而國之人無不弟於兄而敬於長。慈於弱而愛於衆。我之國治也。陳子龍云。三所以字。只虛言其理。蓋有所準而立其名。君準諸父。長準諸兄。衆準諸子。則所以實其名者。不取足於所準之外。有所本而定其分。事君本諸父。事長本諸兄。使衆本諸子。則所以盡其分者。不取給於所本之外。按治平兩章。皆舉孝弟慈爲說。蓋承誠意章仁敬孝慈之義。見明德以親民。總在盡倫常也。事君事長使衆。透過與孝與弟不啻一層。

以該盡教國之事。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言理之具足於心也。慈之理具足於心。則使衆之理具足於心。孝弟事君事父之理。無不具足於心。一人一家一國。此理同。此心同也。兩層爲下文一機字繪頂上圓光。定柱王氏曰。成教之本。惟在一誠。此所謂誠。卽誠意之謂也。心者統意而言。此節特申明非但脩身齊家。必責之誠意正心。卽由家及國無一時可稍忽於誠意正心誠意所以獨爲綱領之要。而誠求以期其必中。則又誠意中統格物致知之事也。按此說則知八條只是一事。非各爲一事明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貪貪利也。戾。乖戾也。貪卽不仁。戾卽不讓。或云貪不讓、戾不仁、亦通。機音以。弩牙發也。物之發動在此、而應之在彼之名也。第五句變一家爲一人。一人、謂身。卽此一節言家國之間。其感應不爽之機如此。以起下文意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與首章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兩相關照。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所好好字。兼仁暴言。與好惡好字不同。下二句內卻暗藏好惡意。有諸己。所好。無諸己。所惡也。廷英邊氏曰。承上言。家與國感應不爽之機如此。然則專恃法令之事以治其國者。亦未矣。蓋上之人心有所好而以身先之。是帥之也。帥之則以仁以暴民無不從。若心本不好此而但爲法制禁令以驅之。是令之也。令在此而好不在此。是所令反其所好也。如是則民不從。其故何也。蓋上下之間分雖殊。而理則一。上之所以感人而能喻諸人者。惟恃心之恕耳。若所令反其所好。則是求人之仁讓而欲其有者。己實未能仁讓而未始有也。非人之不仁不讓而欲其無者。己實先不仁不讓而未始無也。苛以

責於人而寬以待其身是心之藏乎身者不恕也不恕而欲人之能喻吾意是事理之必無者此治國之事所以不能專恃法令以治之而必在眞能仁讓以齊其家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定柱王氏曰上文皆約而歸之於身此仍以齊家結之以身之脩化必先被於家也按此中間一結與誠意章故君子必誠其意文法同必誠其意者必愼獨以誠其意在齊其家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人以天桃興之子此之引之斷章取末句爲說耳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兩可教與前不可教相對前在家上說此在國上說究之可與不可總係於身耳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足法者家也爲之者身也三節而后字與章首必先字緊相對照引詩詠歎極力歸以令人者之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在脩身以齊其家也明明德於國者可知脩身爲本而不徒恃法令以治之矣

此章之旨專爲欲治國而不知求之家者言之言治國必先脩身以齊家也言治則家與國異言教則家與國同治見於所令而教原於所好藏身之恕可教者在此能教者卽在此有諸己所好也無諸己所惡也求之非之好之惡之也藏恕二字上貫齊家下通絜矩齊治平一理也作書者不得不隨題發揮互見其義耳鹿氏謂治國純以與行說者是其家不可教承上不可以齊家包脩身在內二句一反一正一篇提綱不出而成教者藏身之恕由家及國無不喻無不與也所以然者家國一理而理卽具

於誠求之心齊治一機而機實握於定國之身故在民曰從在一人則曰帥何論治國堯舜之治天下道必由之故曰脩身爲本

誠者自然而不容已之謂卽誠意誠字誠求必中不慮而知亦不學而能也慈不學則使衆亦不學孝弟事君事長皆不待學所謂良知良能也不誠則不中物欲害之耳親其鄰之赤子先存隔膜之見則不中者多蓋計較之私心生其障故也保赤子之心以赤子之心爲心如保赤子之心以民之心爲心平天下云好民好惡民惡而爲民父母卽此義也人能格去物欲則良知所發炯然肫然滿吾懷抱王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玩此節書尤見眞確紫陽獨以卽物窮理立幟眞所云學養子而後嫁者矣

治平兩章親民正解齊家則脩與治平過峽不可以家之人爲民民亦人也在他書自爲一解非親民字之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義理語氣兩相關照　家與國理同心同以令令人者知不致則昧其理意不誠並昧其心藏身藏字包理與心兩層王氏定柱曰脩身一章但言身不脩之害不著脩身之功以已賅備於誠意正心中故也齊家一章亦但言不脩不齊之害不著齊家之要而舉孝慈仁讓皆臚指於此章之中故特變前後言在之文而鄭重之曰必先齊其家學者當知聖賢文義終始貫通必迴環玩繹方可窮其脈絡非如後世之書斤斤安章分疆宅句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老者。上能孝也。長長。上能弟也。恤孤。上能慈也。專以孤言者。孤尤當慈也。不倍。謂不倍死者而棄其孤也。治國章言家國相通之理。必推及於事君事長使衆而後備。此言家國一致之心。但指孝弟不倍而已盡也。國與天下同。此上同此民三面字。即上章一機字。機至員也。矩至方也。因至員之機。得至方之矩。此言矩。指同然之心言之。道即大學之道。道之量至平天下始盡。故特於此揭清道字。君子即藏恕之君子。亦即慎獨之君子。非慎獨不能藏恕。絜矩亦恕道也。人已對言而有恕之名。盡乎人而度以同然之心。則謂之絜矩。非與治國有二道也。有此矩。方有此道。君子毫無才智作用於其間。邊氏廷英曰。章內所言。皆治國平天下之通義。章首仍以在治其國爲言者。蒙前章在齊家在脩身正心之大義言之。正見治人之事。無間國與天下。除卻度之以同然之心。更無二道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非徒解絜矩之義。十二句一併讀去。見道之公溥而周詳。非明德於天下之君子。不克有也。矩以爲方。亦以取平天下之物不一。以矩絜之而面面齊同。皆歸於平天下之人亦不一。以矩絜之而在在齊同。亦歸於平上下前後左右。以身之所處言。絜之者以心爲矩。而推之國。以迄於天下。非謂以國爲矩。又絜之以及於天下也。絜矩不外好惡。故達治體者。只是達民情。而達民情。只是醒人事。此之謂談何容易。唐虞以來聖賢接踵。尚做此道不盡。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此一節。言能絜矩者之得也。上文但言所惡勿施。舉所惡而所好可知。民爲赤子。則君爲父母。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保赤子之心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此言不能絜矩者之失也節鄭注高峻巖巖訓高大兩義似複陳啟源云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爲岊字之訛此有理也說文岊字注云陬隅高山之節徐曰山之陬隅高處曰岊从子結反章句訓爲截然高大亦誤截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截非訓節爲截也按岊通作節則節宜從陬隅之訓巖巖高峻貌巖邑之巖訓險高峻又兼險意此詩人起興意也赫赫權盛也瞻者道路以目也上言有國者下言天下僇指天子言也家之好惡且不可辟有國而專己任情必爲衆怨所歸矣愼卽愼獨之愼辟由不愼獨來緊抱誠意章好惡說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儀詩作宜義當從宜引詩以結上兩節之意言好惡同民則得衆得衆則得國矣好惡偏僻則失衆失衆則失國矣言此以見國之所以存亡之機卽在於此正見有國者決不可以不絜矩之意以上言平天下之道備矣絜矩者義也卽仁也不能絜矩以人君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也此下皆言不專利以推廣絜矩之旨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先卽知所先後之先愼卽愼獨之愼德卽明德之德絜矩之道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故好惡不可不愼而愼好惡者在格致誠正而拖其要於愼獨所謂愼乎德也先字承上意輕起下意重言平天下之君子以明德爲本則親民爲末而以財較德尤末之末者非所當先也是故財用一事亦有國者所必資也而末係於本故絜矩之君子則不以財爲事而惟先愼乎德夫愼德則有德而人土財用皆其一有而無不有者然則人土猶爲末況於財用乎此節一氣赶出本末迴顧首章知先知本之義見能絜矩者之必不以利爲利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外內指心言之。心所注嚮爲內。所不注嚮爲外。先愼乎德者。雖有財有用而心未嘗注嚮於財也。有國者不明本末之辨。而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則必爭利於民。而施以劫奪之事。所謂悖入也。夫以民生利賴之財。而欲聚之於上。欲民無散。得乎。況財聚民散。財亦雖終聚乎。凡此皆其理勢之必然者。此不能絜矩者。以利爲利。終於不利也。按上段戒好惡之辟。此段便說到財上。鹿忠節公云。人主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爲愛財。自奉重。遂爲民輕也。極得作書之旨。民散悖出爲愛財者打穿後壁。可發深省。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善卽首章所云至善。下文所謂仁義。能愼德以絜矩。則止至善矣。外本內末。則財聚而不能愼德。是不善矣。善則有人有土而財用亦裕。是以克永其命。不善則民散而財亦悖出。是以自墜其命。此結上兩節見有國者之必不可以利爲利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按本章引古。皆先引後釋。章句以楚書二節歸入上段。既乖此書之例。前後兩言得失。皆係一段之尾斷語。無容續說。況不外本而內末。先愼乎德節發明已透。亦不必再續善字。字面雖同康誥而實善之說。與下文用人一例。仁親仁字。引起仁人。文理皆順。故僭爲更定如此。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奸人不能保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注疏本以子孫讀斷。黎民連下讀。宜從之。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輔君愼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玩章末二節其意自明。引楚書言用人當擇善人也。引舅犯之言。言人君所重在仁也。引秦誓言。大臣有賢有奸。人君愛惡所分。黎民之利與殆隨之也。寔能寔字宜從書作是。或依古本作實。寔實二字不通用。傳本誤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仁人誠心愛民之人。卽致知而能誠意之人也。見賢而能舉。舉而能先。黎民之利以此見

不善而能退。退而能遠。黎民之不殆以此。篤愛君子。深惡小人。正是誠心愛民之處。故唯仁人能之。末二句卽論語里仁章孔子之言。子思引以爲證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注讀爲慢。聲之誤也。伊川程子注。命。怠之誤也。從鄭註是。四不能字。與上文兩能字。反正相對。上文曰。唯仁人。則此節爲不仁之人可知。王氏定柱曰。舉賢不能先。雖舉猶弗舉。而民之觖望。或反甚於其未嘗舉。退不善不能遠。雖退猶弗退。而民之蓄憾。或反甚於其未嘗退。此由君雖明知其賢與不善。而不能不苟且自欺以姑塞民望。其咎在於

怠之不誠。而其原仍

坐眞知之未至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章句以上節爲未仁。此節爲不仁之甚。粘定用人立說。於此二節文義亦順。而下文大道不相聯屬。且用人顚倒。違謂菑必逮

身。義亦未圓。今據章末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二句。解之。蓋人君遠賢臣。親小人。則小人必輔君以聚財於民之所惡。好之於民之所好。惡之好惡之辟爲天下僇。有決然而無疑者。蓋用人之得失。固由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用人一得。卽能同民好惡。用人一失。必至拂民好惡。故用人與財用。非二事。用人與治民。亦非

二事也。同一絜矩之道而已。故下文直接君子有大道。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上節從用人同纔絜矩。與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反正相應。義已完足。此節總承所謂平天下以下而結之。見明明德於天下。以誠意爲要也。大道正

指絜矩之道言。與大學之道道字亦相應。謂之大道者。萬物一體之謂大。絜矩之道。卽出於萬物一體之心。故謂之大道也。得此道則得衆得國。而得天之命矣。失此道則失衆失國。而失天之命矣。欲得此道。必先忠信。忠信者。誠也。忠者、中之無私。信者、外之符理。思所以立乎誠意之始。信所以成乎誠意之終。故能均平齊壹其心。以絜民之好惡也。驕則矜肆於心。不暇檢意而不忠。泰則縱恣於事。不循理而不信。則身不能修。而害及天下國家。此以知脩身之爲本而誠意爲脩身之要矣。鹿氏曰。忠信者、不忍使己一念負人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適己也。此節總推絜矩之得失。關鍵之中。然甚慨歎。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自此至末。純就財上反復抹殺絜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爲必用之財。尋了箇出路。因痛揭絜財之下場。頭以申明之。實主重舉利害。遞陳曲盡事理之眞。洞著從違之準。極妙文字。生財之道。通上下言之。大道與上節大道同義。此言大道者。通天下之人。生天下之財。是亦出於萬物一體之心也。大道何在。惟在立國有經。道民有法。則財恆足。愼德之君子有財有用者此也。又何事絜敏爲乎。按此節承上有大道言之。係足上語。非起下語。絜矩之道。使人各遂孝慈之願者。正在財上。衆實疾舒。孟子一生言王政。盡此。卽不爲財計。平天下者顧可少此乎。而所以足財者。卽在乎此。收束上文。周而復之至。兩言大道。正與首節道字相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前言用人屬之仁人。此言財用。仍歸之仁者。蓋仁爲萬物一體之心。平天下恃此心以平之而已。公財於天下而撫我唯后。是謂以財發身。私財於一己而虐我唯仇。是謂以身發財。夫財卽可重。孰與吾身。仁不仁之分。宜知所決。

計矣。按此節仁不仁雙提。起下三節之意。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下之財各有定分而仁義之心皆有同然未有上好仁以愛其下而下不好義以忠其上者未有好義而不爲上終其事者然則府庫之財非上之有而誰有乎然則上之好仁於上亦何不利乎此以財發身得大道之效也王氏定柱曰好仁者絜矩也好義者率君之矩也上聯下以情故稱仁下雖聯上以情尤戴上以分故稱義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承上言仁者務在養民而不奪其利以心言之則仁也以事言之則義也以上下各得其分言之則義即國之利也自世主不明此義惟利之知於是多有聚斂害民之事是以獻子有見於此極言聚斂之臣之不可有至比之盜臣而猶有甚焉其言但以垂訓於家而推之於國無二致也況乎以利爲利又實有大不利者觀於務財用之君任用小人奪民之利則天怒於上而菑至人怨於下而害至天命既去人心已離雖有善者不能救其敗此以身發財之患好惡乖舛之禍而大道之所以不可不急講也李安溪曰天下治亂存乎民民心聚散存乎財理財公私存乎人而所用之人善否則在乎君心義利之間而已上文每段皆以國言之而此復結以治國所以發明平天下在治其國之指也

按仁義是明德德字骨子八條目皆離不得格物去其欲之累吾仁義也致知、致其仁義之良知也誠意、誠其好仁義惡不仁不義之意也正心脩身心與身皆純乎仁義也齊治平仁育義正之事也誠意章言止至善以仁敬孝慈信實之五者仁義之見於事者也仁

義本乎性善故曰至善仁義之外無德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得大學之旨矣

此章專爲欲平天下而不知求之同然之心者言之見平天下必以明德爲本也同然之心取象於矩度以同然之心謂之絜矩此矩也仁體而義用孝弟慈同然之理從萬物一體廣大心胸中流出者仁也區畫裁處各如其分者義也仁之包涵徧覆就義之裁制處見有方外之象焉故目之曰矩好民好惡民惡義之所裁卽仁愼好惡而不流於辟仁之所施卽義以仁義平天下必原於愼獨不欺之心所謂德也漢唐以後賢君代有雖愷澤旁敷總跳不出財用二字圈套汲長孺謂漢武帝云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此明德所以不明本末顚倒而明明德於天下之主千古不遇也夫多欲旣中於君心桑孔荊舒伎倆又從而嘗之則君心之仁義愈晦綱弛紀紊肯天下而受其禍殷鑒昭昭也絜矩之君子必格去物欲以致吾良知將自私自利之心剗除淨盡滿腔都是忠信萬物一體之理從吾心現出仁之至也措正施行義之盡也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平天下者尋根本會源流袖褪乾坤手段都從此出

大學餘解

止於至善於親民驗之而惟明明德者能止之至善全體在明德中親民而止至善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章句云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事理即齊治平之事理盡天理之極必於應事驗之能慮能得著落在事理上知至則事理之全具吾心而無不明也故知止即是明德之明

事理當然之極謂之止明德既明則知止矣未與事接而有定能靜能安止之體知之體也明德之涵於靜也甫與事接而能慮止之用知之用也明德之妙於動也周子云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明明德於天下孔疏章明己之明德使徧於天下解確大學示人知本之意開口道破將親民納入明德中全書大旨瞭然以下五章指一事申言之而血脈貫通件件都到正發明此一句之指故首章之文後文有覆說以盡其義有不覆說而其義已錯見諸章者善讀者融會貫通自見行文之妙平天下章言先愼乎德德者本也與此句相應即齊家治國兩章亦無非明己之德於家國自晦翁從伊川之說改親民作新民並改此句孔疏以附會新民之旨而大學之旨晦矣

知本者從末上知由本及末之無非本明明德於天下明之至正知之至也前曰知止就開端處言明德之明易所謂知至此以知至結之就結局處言明德之明易所謂至之也

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朱子補傳出。學者乃作第二義看。陽明答王天宇書云。君子之學。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

愼獨便包格致在內。獨知之地。是否心安。惟吾自覺。是則吾不可昧之良知也。自欺其心之良知。欲爲之也。愼者去其欲之蔽。良知炯然。能主張吾意。則意無不誠。故誠意上格物致知。不須另釋。猶第四節說到心廣體胖。則正心先誠意。亦不須另釋也。章句云。知爲善以去惡。則致知是致其知善知惡之知。格物是格其不能知善不能知惡之物。作去欲解。便靠定在善惡上作窮至事物之理解。便靠不定善惡。此朱子解誠意與前補傳自相矛盾處也。獨曰獨知。綰定知字。卽是所致之知。但未發念時謂知。已發念時方謂獨。獨卽意中之知也。愼字註不必填出察字審字。去其不如好色惡臭者。就其如好色惡臭者。卽是愼。方是不自欺。欺與不欺。始學卽宜勘破此界。否則讀徧十三經廿一史。謂之宏博則可。謂之格致則不可。究未免自欺。究未免流入小人。聖門教人。必不令下手時泛騖如此。

章句云。小人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則小人亦自知好善惡惡。非良知而何。大學於此章提淸君子小人。見人皆可爲君子。而善不善分界。喫緊在誠意一著。故入手卽令人併向君子一路。誠中形外之誠。是誠於善。爲潤身節作引。與掩著之不誠相形。舊解作不善誠於中。則誠意章先將誠字說壞。古人無此文法。

故君子必誠其意。與治國章故治國在齊其家同一文法。故此下引經。詳舉誠意之事。亦猶彼處引桃

天蓼蕭三詩也。朱子於此下割裂顛倒。自立一說。書理既乖。文法亦舛。誣古人而誤來學。其失更甚於補傳。不能爲大儒諱也。

引淇澳詩。盛德至善。從民眼中看出。則明親合一。親民亦明德中事。非截然兩物可知。前王節言沒世不忘。卽承上節不忘說。下玩下節口氣。止用詠歎法。可見章句板分明新。則上節民不忘句爲贅詞。而安人安百姓。果在脩己外矣。

日新作新命。伊川據此。改親民爲新民。朱子因之。定此四節爲新民傳。或問云。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言自新。斯民之極也。立說非不近似。而以義理文法求之。則舛謬殊甚。上段引康誥三節。以皆自明也結之。定爲釋明明德。文義尙順。此段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結之。則是釋止至善而非釋新民矣。時解以自新爲新民之本。以新命爲新民之驗。宛轉附會。究與用極義毫無干涉。況改親作新。則作新二字。宜爲新民新字。斷章取義。未爲不可。而又以自新之民解之。本章數新字。直無一字作新民新字解者。以上下兩段例之。理與法皆說不去。不知上段歷引古聖之克明顧諟。非專釋明德也。明德正在親民上。明總聖人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千古大人畢世勤渠。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爲天下爲自己也。故上段以自明結之。而親民已該在內。此段爲明德親民而不止至善者說法。親民卽以明德至善者明德之本體。而止於至善。卻於親民驗之。但恐拘文牽俗。習故蹈常。開國規模。因陋就簡。既不能咸與維新。守成令主。小康自安。如漢文之恭儉。終不能

比隆三代者。不用極故耳。洪範云。建用皇極。極不可不用。而用極之要。全在去故取新。銘言日新。是明德事。亦是親民事。詰言作新。詩言新命。是親民事。亦是明德事。無所不用者。與上段皆字義同。兼數聖人而總括之之詞。非如章句自新新民云云也。知此則首章親民。不可改作新民。亦不得指此四節爲新民傳矣。邊氏解新字如温故知新之新。頗得用極之旨。按上文引淇澳詩。揭出盛德至善。此兩段又從自明遞出用極下段疊說止字。三段文字。皆以申明止至善之義。而止至善非誠意不能。讀三段書。要處處看得誠字意思。方得作書之旨。註疏之說俱存。未可愛今而薄古也。

身有所忿懥。身字從本字讀。但以正心正字移在身上。身脩則身正。身之不得其正。由忿懥四者來。便知身之不正。由四者先不能正。有所字、舊解以將迎留滯。理非不通。但有所是兩虛字。不宜將有字說壞。若直作虛字看。見身之不正總根於心。則將迎留滯意。自含在內。有指點有含蓄。文法入妙。

舊解以有所爲不在。謂有所在卽有所不在。上節添出一在字。而本節神吻亦失。此節就淺顯處指點身心相關。首句一提焉字。栩栩有生致。不在非心之病。聞韶而不知肉味。卽心不在而食不知味也。何得說無以檢其身乎。且常人時時有此。就此提醒正脩相關處。尤易猛省。此二節皆係輕輕指點文法。章句鑿之使深。書旨反晦。

上章解正心。而忿懥四者。爲心之用。則綰到意字。不見聞。不知味。並綰知字。此章亦在用情上指點。綰住心意。知惡知美。知子知苗。並綰知字。故云格致誠正脩五項工夫。一時並到。身不脩者。病痛百出。根

繇總在用情上錯。不知美惡。非眞不知也。欲蔽之也。五者惟所向而陷於偏。則知而不知。可見良知自具。而格物之爲去欲明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無欲之好惡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有欲之好惡也。無欲則好誠於好。而仍於美中知惡。惡誠於惡。而仍於惡中知美。有欲者反是。二節標出身不脩樣子。而家之不可齊在言外。妙文妙文。此與上章皆短幅文字。極意經營而出。以超渾絕世奇文也。

引諺言與上文好不知惡二句。若合若離。而好惡之變態愈見。世俗人情。一切包括其中。

家曰不可齊。又曰不可教。皆指身言。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家。章句解確當。不曰孝所以事父。而曰所以事君者。透過一層說。以該國治之理。次節專就慈以使衆上綰住心字。誠求並綰意字。未有學養子。則慈由於良知。自然並暗綰知字矣。

一人定國。定之以機。首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而字、暗藏得機字在。

解治國而兼言天下者。天下國家之本皆在身。天下特盡乎人言之。究不出人己相對。天下字身字從兩頭盡處指點所好者。誠也。能喻者。機也。藏身本誠以行恕也。綰住身字。並暗綰心意。示人知本意。深切著明。可教以此。成教以此。故治國在齊其家。就本上文結住。猶誠意章故君子必誠其意結法。下文引古。以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結之。與章旨相應。猶誠意章。層層引古。以此謂知本結之。與章首相應。但彼處暗應。此用明應。文法入化。繹詩用兩可教。應前不可教。前就家言。此就國言。其歸重身脩。則一也。

宜家人宜兄弟。應前教家。鳲鳩詩曰其儀繹之曰。足法。緊應藏身之恕。說到民法。無不喻。無不興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與正脩章末用正結同。彼處上文不說盡。此謂句係淩空結。此處上文已說盡。此謂句係勘實結。各極其妙。

平天下章內。先愼乎德。德者本也。二句最重。平天下者。明明德於天下也。故齊家治國章應前脩身爲本。而此章應前明德爲本。知明德爲本。益知脩身爲本矣。絜矩與恕。理同而意微別。人己對看爲恕。將恕推到盡處。上下四旁。無一不徧爲絜矩。次節複說一番。正爲分別此義。絜矩君子。卽成教君子。亦卽誠意君子。無忠做恕不出。雖誠亦做絜矩不來。忠信以得。忠信卽誠也。緊綰次章誠意爲本之旨。老老長長恤孤綰住家字。矩字有均齊義。則並綰齊字。齊其不齊。國以此治。天下卽以此平。大學之道。道字開端一提。至此章絜矩之道。方應轉道字。下文又兩言有大道。蓋大學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道。絜矩者道之盡。而由本推末。必在明德。是以有三字口氣宜玩。言道非天下有。乃君子有。亦非君子強天下有。乃明德中萬物一體之量自有之也。此之謂絜矩之道。不如此則道之量有歉。四勿以仍是彊恕意旨。人各有萬物一體之心。所以不能藏恕。不能絜矩者。欲累之也。故大學必從格去物欲始。

章句以上老老三句爲家齊國治事。固是但書旨重在興字。與上章興仁興讓兩興字相應。三而字所謂機也。言上言民兼國與天下言之。故下句一直接出。粘住國說。則必於白文外。另補天下一層。興孝興弟不倍。但就民情指點。亦未及國治意。泥看章句。將絜字說成由國絜之天下。則誤矣。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惡之誠也。知惡知美。更祛其蔽。以極於明。好民好。惡民惡。更祛其私。以極於公。

通書云。誠則明通公溥。用情之道備矣。

不可不愼。卽愼獨愼字。愼獨者、去其自欺之欲。愼好惡者、去其徇己之欲。然自欺未有不徇己。徇己仍歸於欺己。

絜矩者。明明德於天下也。不能絜矩之病。全中在專利。專利則必用務財用之小人。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何能絜矩。絜矩之道仁爲體。義爲用。仁義卽德也。仁敬孝慈信之止。省義也。義卽矩也。而必以無私之仁絜之。不曰先明乎德。而曰先愼乎德。見平天下只是明明德。而誠意爲扼要功夫也。

有財有用。財用固德中所自有。不待務財用也。通節一氣赶讀。本末義已見。故下文兩也字自然流出。

外本三節。一層逼入一層。務財用者聞之。如轟雷震耳。善卽至善善字。誠意章所云盛德至善也。明德中純粹之體。理不外仁義。事不外仁敬孝慈信。絜矩是推此善以善世。以德絜之。實以德之至善絜之。善從天命來。故命之去留因之。此上六節爲一段。發明明德爲本之旨。外本內末。實由以利爲利而用務財用之小人致之。此下就用人立說。以仁爲用人之本。愼德之君子。卽無私之仁人。亦卽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也。故以君子有大道結之。

好人之所惡節。三人字指民說。與前民好民惡相應。與上引秦誓黎民之殆利。文義相足。見不能如仁人之好人惡人。卽不能絜矩同民而好惡哲拂民性。不僅失國且喪身焉。棼紛是已。

好人所惡二句。正外本內末之事。人之性孝弟不悖是也。順其性則爲絜。逆其性則爲拂。

君子卽愼德之君子。大道卽絜矩之道。上節已從用人說到不能絜矩。故緊接君子絜矩之道說。忠信卽誠。仁是德字骨子。誠又是仁字骨子。

生財有大道。緊承上節有大道說下。索性將生財併入絜矩。以完有財有用之義。財之末無非德之本。則明德爲本之旨益著。則財恢足。何事外本內末爲哉。自楚書至此爲一段。說用人兜入絜矩同民。並迴顧外本內末。周而完密。大道者以萬物爲體。絜矩之道。卽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之道也。是道也。君子何嘗爲生財計。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便是好民好惡民惡。全副經濟。而生財仍不外此道。無意財足而恢足。視外本內末者何啻霄壤。兩有大道相承說下。不宜分作兩段。此段有此一結。更見精密。筆力亦甚天矯。

仁者以財發身二句。提起末有節。承仁者言之。極歆動之神。孟獻子兩節。承不仁者言之。極警覺之神。讀者從神吻領會。方見無雙筆妙。不同老生常談。

爲不能絜矩者痛加針砭。必自小人矣。棒喝極警。亦無如之何矣。惋惜尤深。妙在中間。彼爲善之。一句咽住。下三句一筆埽去。電掣霆擊。奕奕有神。此一節可抵一部千秋金鑑錄。

此章之末。宜結以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而單以國結何也。國與天下。化之處之。大略相同。平天下不全係治國。但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施之國則國治。施之天下則天下平。引獻子之言。並綰齊家在內。見家國天下。總無可專利之理。末節包前用人一段。極言以利爲利之害。以義字應矩字。以不以利爲

利應德本財末。重言以結。有萬壑赴荊門之勢。單就國結。而牛天下在治國之旨。令人言下得之。文法入妙。

吾師鐵帆先生著古本大學輯解、中庸本解成、同人屢議刊行、先生輒以未爲定論辭、迨先生歸道山、及門方謀付梓、而王君文泉慨然獨任之、文泉爲先生高第弟子、學問淹博、生平多義舉、其篤於師門、尤爲人所不及、刊工甫竣、文泉亦去世、茲與同人重加校訂、籌資印行、嗚呼、世以讀經爲帖括之資久矣、先生此書、言言心得、非同勦說、後之讀者、尚其反身切己、深體默識、以求聖賢之遺意、勿徒取以弋名焉、庶不負先生著書之意也夫、光緒壬辰仲秋、受業李鳳閣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古本大學輯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述者　楊　壹　驊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

✤E五二〇六

嚴　十二